

登科記考卷十九

大興徐松

唐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長慶元年

辛丑

正月辛丑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制三代致理皆重學官
兩漢用人蓋先經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
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將加試用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
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

邱園並具薦聞

冊府元龜

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

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聞奏

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丁未

舊書本紀作四月丁丑按據言錢徽於二月十七日放榜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若遲至四月恐非事實今依冊

府元龜作三月丁未惟是年三月丁酉朔丁未爲十一日與據言所載月日亦互異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

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

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

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

宏寬假

一作寧撫

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

直所試麤通可與及第裴謨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

本紀作盧

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

錢徽從別敕處分自今以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

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郎

錢徽爲江州刺史

舊書本紀

錢徽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錢徽傳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

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玉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

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
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徑以微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
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
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
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
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
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
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舊書白居易傳長慶
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
鄭朗等一十四人舊書鄭覃傳覃弟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
士甲科撫言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
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
客盈門而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眾而此僧獨賀曰富貴
在裏旣而竟如其所卜舊書柳公綽傳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
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舊書李宗閔傳長慶元
年宗閔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
貶劍州刺史舊書楊虞卿傳楊汝士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
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又曰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

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

白居易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試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復思量輒敢密奏

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
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
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
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
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
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
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白氏

文集

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大赦天下制曰天

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

十月上都

唐大詔令集
此制元稹所行

按

十月詔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準制舉薦賢良方正人等以十一

月二十五日御宣政殿策試宜令所司準式

冊府元龜

十一月戊午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制曰古人有言嘗引一代之

人以理一代之務雖雋賢茂彥不乏於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覈

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叩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

誠知古今者必宣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憲三代之禮

修列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未安五兵之
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聞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
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源予大夫覃思於六經馳驚於百氏
得不講求至論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
元遠者卑其論膽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以明教化
論將者先之以仁誼無效縱橫於戲予大夫當朕之時必思自達
且古之翼戴其君者當委輅納說荷檐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
昌而諷刺況文陛之下負辰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顧朕深
志復何望焉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食訖就試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爲

李德裕所行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經盛世之慮豈有過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盡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彊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舜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尙彫譌家無蓋藏公闕儲

登和言者
卷一
峙一作蓄

卒陳之數貨幣

一作帛

之資統而較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

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
失之漸具陳興復之謨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
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
事異心難以成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其貫之由斯合二途
之利永言致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
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
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
望可服人而智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捨之端

以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

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沈亞之集 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

年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謁為考策官又賈餗傳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選文人以為公冊府元龜注云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謁考功員外賈餗同考制策

十二月辛未制曰朕自郊上元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

賢雋標明四科命羣公卿士暨守土之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

列待問副予虛求昧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良術精義宏謀繹之

旬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

等人龐嚴第三次等人呂術

後作張述

第四等人韋曙姚中立李躔第

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龜從任畹第五上等人韋正貫崔知白陳元
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第四等人李思元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
四次等人崔郢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第三等人吳思第五等人李
商卿咸以懿學茂識揚於明廷況當短晷之辰頗盡論思之美粲
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器之規豈忘繫駒之義寵之命秩允答
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等
人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卽與處分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試宏文館校書郎龐嚴爲左拾遺前試祕書
省校書郎張述爲右拾遺前試太常寺協律郎吳思爲右拾遺供

奉京兆府富平縣尉韋曙爲左拾遺內供奉前鄉貢進士姚中立
李躋崔嘏並可祕書省校書郎同州參軍崔龜從爲京兆府鄠縣
尉太子正字任畹爲京兆府興平尉草澤韋正貫爲太子校書郎
前鄉貢進士崔知白爲祕書省正字前鄉貢進士崔郢爲太子校
書郎前鄉貢進士李商卿爲崇文館校書郎制曰昔仲尼之門以
四科品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
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今況古可謂才難是用詔爵以嘉獎
其忠超擢以光明其道俾巖石之下人思自奮晁董之盛遠以爲
鄰延登諫垣式伉忠益讎書結綬皆曰顯途循其秩次亦云科等

服我新命勛哉遠猷可依前件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

按當作進士二十五人駁下十一人重試及第十四

人史大駱駝未可依據

是年辛

李躔

舊書李回傳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

諒崔慤薛渾以等第罷舉見摭言

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

雲溪友議李相

公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

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

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

二十年閒名終當改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

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

深覺矣長慶元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

丑至庚申二十年乃歎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信矣李公旣爲丞

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

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耶台座皆驚

李公曰君今脫卻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

事相讓李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

亦自同州入相及李相公有九江之除續有臨川之出跋涉

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款字言源長慶初

盧錯因詒錄盧老彭號知人族子錯初舉進

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

得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盧簡辭傳簡求字子臧

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裴度傳子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中書以論裴譔及第出同州今裴元兩本傳皆不載此事

甫宏太平廣記引逸史皇甫宏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

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

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

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

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

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養生即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

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

書

皇